

## 關錦鵬 走出衣櫃之後

黎肖嫻、蔡穎儀訪問·黎肖嫻整理

"An interview with Stanley Kwan on 'Yang and Yin: Gender in Chinese Cinema'"

### 談《男生女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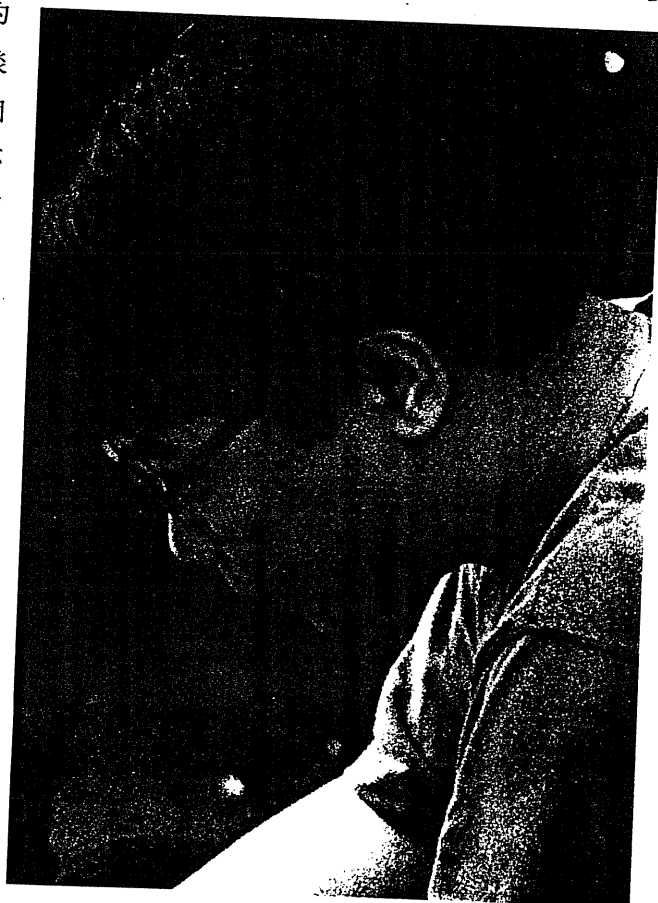
跟關錦鵬的一番交談，感受著他過去的日子，說崎嶇也愜意的一段自我突破歷程，還有他與林奕華(註1)的交情。不自覺的，關錦鵬把《男生女相》看做他「走出衣櫃」的物質體現。貫串整個訪談的，是關錦鵬對童年幾個片段的追憶，似乎無孔不入的滲透著他的個人性別取向醒覺及《男生女相》的構思：

我很妒忌我弟妹——尤其姊妹，因為爸爸很疼女兒。在他的觀念中，兒子——尤其長子——要做榜樣。弟妹做錯事，被責打的卻是我，他的理由是我沒有好好看著弟妹。所以我對爸爸的感覺很複雜。

爸爸去世時，在他的喪禮上，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流，直至在火葬場上，做為長子，我要按焚燒棺木的按鈕。那時候我才哭起來，而且哭得很厲

害。

小時候我是跟爸爸同床，我跟他有很多身體上的接觸。他睡著了以後，我就很想觸摸他，想親近他；譬



關錦鵬(資料組)

如我本來還未熟睡的，就假裝熟睡，然後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

《男生女相》的劇本是怎樣構思和發展出來的？

前年電影一百年，BFI(英國電影協會)找了十八個地區不同的導演，請他們各人拍一部五十二分鐘的影片，講每個地區的电影過去一百年的發展。但舒琪因為拍《虎度門》不能做，湯尼·雷恩(Tony Rayns)於是向BFI提議找我，我就接拍了這部影片。

我過去未做過像紀錄片的東西，雖然BFI要求導演以非常個人的方式去拍這部片，BFI甚至覺得這不應該是一部紀錄片，而是一個導演拍攝的一齣有關電影的電影。由於我從未試過拍劇情片以外的電影(除了廣告和短片以外)，所以開始時我考慮拍香港電影新浪潮、台灣的新電影和大陸的近代電影等，但後來覺得這像是跑進了一家藥材舖，把裝藥材的抽屜全拉了出來，這裡取一些，那裡取一些，但最後是調了一劑什麼藥，我也不知道。於是，我找了林奕

華……。九二年《阮玲玉》去柏林參展時，一個德國導演找我們拍一齣短片，這個企劃有十二個地區參加，叫《Erotic Tales》，於是我和他一起發展了一些意念，我跟他談到我的爸爸。對父親的複雜感覺我一直都壓抑著，也同時感到自己多年來拍攝的都是有關女性的故事，其實我也想拍一些較私密的東西，譬如我自己的性觀念和我對爸爸印象的重組。基於這種種，我和林奕華弄了一個暫名為《好色一代



關錦鵬擅長「女性電影」，《阮玲玉》為其中之一。(資料組)

男》的企劃；後來我們挖得太深，本來人家只要求三十分鐘，我們卻弄了一個一小時的劇本；結果事情不了了之，劇本也就束諸高閣。到了BFI這部片，我們自然想到不如就從我父親開始，《男生女相》的構思就是如此來的。

依你所說，拍這部片的過程中，你是在嘗試解拆你對父親的複雜感情？

確是這樣，我過去拍的電影是沒有父親形象的，於是我們想，可以在其他電影中找尋父親的形象，來滿足我對我爸爸的渴望。

現在電影已完成，也上映了。你是否覺得你已在這過程中處理了面對父親的複雜感覺？還是仍然感到有些困擾？

我覺得我已經處理了這些感覺，已經沒有什麼羈絆。有人問我，你「走出來」之後，會否感到比過去從容呢？或者以後拍的電影會有很多以同性戀為主題呢？我說我想不會。我覺得以我的個性，我重視經歷和拆解自己問題的過程，多過要在同性戀運動中做點兒事。

我今日所做的，不代表我是走出來說我要為同性戀運動做些什麼，因此，我不會給自己一個標籤，說我一定會拍同性戀電影，或者一定要用我的電影去推動這個運動。

你在戲後面部分跟你媽媽有一段對話。你很坦白的問她，怎樣看待你跟

你伴侶的關係。一般人會特別注意片中的這部分，並且將這部分擴大到就像是這部片的主要動機——即「走出衣櫃」這樣一個姿態。

很多朋友看了這部電影後，不知是否是開玩笑地跟我說：「戲的前面部分原來只是頭盤，主菜原來是你和你媽媽的對話。」我自己是覺得如果沒有後面這對話，觀眾可能不明白導演拍片的意圖。我越來越不喜歡隱晦的東西，微妙跟隱晦不同，我覺得在拍故事片時，「微妙」較接近我的性格，但絕不是隱晦，我從不兜兜轉轉地迴避。如果戲沒有後面這段對話，人家會問我，為什麼你會在這種題材中找這樣的東西？他們問我的時候會很隱晦，但他們希望我給他們一個明顯還是隱晦的答案呢？我應該給他們一個什麼樣的答案呢？

你這樣做之後，是否感到較舒服呢？

對我自己來說是的，但做了這一步後，我很關心我媽媽的感覺，譬如在節目播出後，我變得很敏感，每次親戚打電話來，我的耳朵都會豎起。我唯一要對我媽媽說對不起的，是她要面對一些我不用面對的事情。

在看這部片時，我覺得她是以最善意的出發點來支持你，但她也好像所有媽媽一樣，不論她多麼不贊同自己的兒女，她也會用體諒的態度去理解和接受，我感到她好像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但我覺得對於我媽媽這

樣一個六十多歲的女性，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一生勞碌，沒有多少機會接觸外界的事物，她所做的，已經是很多了。



在《男生女相》裡吳宇森、狄龍談到了一些男性情誼濃厚的「英雄片」，如：《英雄本色》。(資料組)

你如何決定片中導演片段的取捨呢？

是在訪問後決定的，還是……

其實我在跟林奕華談劇本時，已決定了戲中會涉及那些導演，而不是一面做一面想的。像李安，是一早就決定了的，而且也決定了他佔相當的篇幅。

除了張藝謀外，還有那個導演的訪問是沒有用上的呢？

姜文、許鞍華、吳貽弓。

鳴謝中有胡金銓。我多謝他們給我們很多電影，雖然很多後來沒有用，捨棄了的還有一些老一派的女明星，如

黎莉莉。對我來說，三十年代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所以還訪問了黃紹芬，以及很多其他不知名但仍然健在的電影工作者，如一些攝影師和錄音師。

電影中你提出你的性傾向、你的家庭背景和你的電影經驗三者間的關係，你是否可以再解釋一下這個關係？

小時候，我的慾望及對父親的感覺所構成的影響表現於我觀賞電影的實際經驗，而非電影拍攝。像我喜歡看王羽，我觸摸爸爸的大腿時，會感到是在摸王羽的手臂。上學時帶水壺，喝水時會想像自己在跟王

羽接吻。我給我爸爸按摩時，我會一面看爸爸的背部，一面想到王羽的武俠片……。但電影跟我的家庭的關係，就只是這樣的關係。若談到拍電影的階段，儘管我內心仍有上述的感覺，但這些感覺並未投射到我的電影中。另一方面，我個人的性取向主要就投射到女性的角色中。所以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有階段性的不同。

在你未來拍攝的影片中，就算仍舊是拍女人，你是否對你的題材有些不同的看法呢？

會有的。我常說，一個導演，甚至一

我常說，一個導演，甚至一個演員，或者任何搞創作的人，懂得如何挨近但同時又能站得遠是很重要的。

個演員，或者任何搞創作的人，懂得如何挨近但同時又能站得遠是很重要的。近的時候，你將自己很多激情和經驗都放進去；但在某個時刻，必須要能夠抽離。對我來說，我的新階段就是學會了這點——要既近且遠、既遠且近。

你怎樣評價你過往拍的以女性為題材的電影？

我想我一直太沉溺在女性角色中。《胭脂扣》是個明顯的例子：如花(編按：如花是《胭脂扣》女主角的名字)有多痛，我就有多痛；我有多痛，我就要如花有多痛。從今以後，我會放鬆些。我想，我個人的感受可以跟角色有聯繫，但我想開始嘗試不要動不動將個人的感受強加在角色身上。我希望我在這方面會有進步。

你事先有沒有讓你的媽媽在心理上作準備工夫？

沒有。我肯定我媽媽不是到今天才知

道她的兒子是同性戀者，但中國人很難將這樣的事情拿到桌上來談。我明年有一個企劃，談的是一個媽媽怎樣處理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者的事實，因這關係，製片、編劇都曾經跟我媽媽談過。他們談的時候，我是不在場的。我事前告訴他們不必隱晦，可以直接些發問，因為我覺得我、媽媽和大家心中都是知道的。結果他們還是

上：《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紅玫瑰。(資料組)

下：《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白玫瑰。(資料組)



選擇用很隱晦的方法，兜兜轉轉的問我媽媽，讓她說出一些東西。但在我跟我媽媽的關係中，我覺得就如戲中最後的一段對話一樣，是沒有什麼需要掙扎的。

在片中你強調中國電影比外國電影更早和更大膽的處理性和性別的問題。你是否可以再解釋一下你的立論？

老實說，我對外國電影早期的歷史認識不深，我覺得自己是一廂情願的。我在上海跟人談起來，覺得尤其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很多價值觀念受當時整個時代的政治氣候、道德思想和社會環境所影響，容許人做一些比較大膽的事情。

拍完這部片之後，你是否有什麼特別不滿意的地方呢？

有的，是未能取得邵氏的片，我覺得那是個缺陷。他們讓我看收藏的影片，我看了好些有關報仇的，像《金燕子》等一類的電影，我並且已經講明要用那些最適切的片段，但結果一直到很晚，我差不多要去威尼斯了，他們才給我們最後答案——「不」。我當時很苦惱，如果早知道這樣，張徹的部分不會是現在的拍法。

最後，你可否談談你和林奕華的合作關係？

我這個人到某些階段時會很頑固，但之前，我會有很多很「溫吞」的東西。跟林奕華合作，我覺得有很好的化學作用。他經常「踢」人，正因為他「踢」

我，我會問自己，如果我多走一步，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是否正步入同性戀題材的階段？

這是自然而來的。

#### 註釋：

1. 林奕華，香港舞蹈劇場要員，亦是歷屆香港同志電影節(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節目策劃。他的創作大多與同志議題有關，也許就某種層面上來說，林奕華可謂是香港同志政治的始祖。

◆本訪問原載於第21屆香港電影節特刊——《香港電影面面觀96-97》，P.40~41，香港市政府1997年出版。特別感謝訪問者黎肖嫻、蔡穎儀與特刊策劃人王慶鏘同意本刊轉載。

◆感謝蔡穎儀協助將此訪問稿的台灣版本作了註釋及補充說明。

#### 關錦鵬

1957年生於香港，在浸信會學院傳理系攻讀，曾參加演員訓練班。1979年擔任助導，曾與翁維銓、許鞍華、嚴浩等導演合作。1984年初執導演筒，拍成《女人心》(1985)。作品包括：《女人心》(1985)、《地下情》(1986)、《胭脂扣》(1988)、《人在紐約》(台譯：《三個女人的故事》)(1989)、《阮玲玉》(1992)、《兩個女人，一個靚一個唔靚》(1992，短片)、《斯琴高娃的二三事》(1996，Video)、《一世兩姊妹》(1993，電視)、《紅玫瑰白玫瑰》(1994)及《男生女相》(1996，docu Video)。

#### 《男生女相》

(仍未在台放映)

導演：關錦鵬★編劇：林奕華★攝影：杜可風★剪接：李明文★配樂：于逸堯★監製：馬達國，Bob Last Colin MacCabe★出品：英國電影協會(BFI)